古序翼 三

口仁13
1438
3

古序翼巻三

北筑　龜井昱元鳳著

衛淇澳

辨説云此序疑得之

考槃

辨説云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悪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説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

為陳其不能念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翼曰孔叢子仲尼曰吾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乃是詩之義明透不聒而語可矣康成之妄朱子責之大當矣予故曰呂政之灰六籍諸子之災也朱子之滅古序毛鄭之罪也程子所以塡補鄭箋之闕意乃哿而其強文自若遠不及集傳之穩矣問者曰抑序刺莊公者非歟曰奚為其非矣文王明夷仲尼旅人其君可知舉一隅而不盡物詩之體也所謂碩人邦之紀民之主也不在本朝而在澗阿失其所也不語政道而獨歌非其常也井渫不食為我心惻王明並受其福當莊公之時賢才舊有位之人退而鄙在側陋故賦其行遯忘世之志以使莊公知夫人而有此態也古序之於詩大義皆是何至是詩而疑之乎然則仲尼所見乃奚若曰遯世無悶是詩所賦之辭也而刺莊公者是詩所以賦之志也夫子之言不及焉爾子曰於木瓜見苞苴之礼行也是亦唯就木瓜桃李而言爾又嘗引鄭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作是詩者其知政乎是亦唯紬繹尋泝之言而鄭詩
未始有與政關也古人之耽詩不編不拘立言之雅
甚遠矣

○碩人

辨說云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翼曰閔而憂之碩人之所以賦也而非其所賦也是
詩左氏之徵明矣其可以知詩之體焉然則考槃之
美隱者亦獨無有所以美之乎詩泯千有餘歲其體
與事不可得而知也微序我其長夜乎何則易書三
礼其義雖微皆可以辭通焉唯詩不可以徵于辭若
碩人之閔莊姜清人之刺文公其覈者也他若以雍
徹射節采蘩采蘋饗歌清廟亦不可以辭論其用者
也若以辭而已序之廢于宋也晚矣朱子武斷專以
辭而已蔽其用與事體與故其說果敢徵之古書而
窒矣

○氓

辨說云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
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翼曰此非刺詩者朱子之所以為詩與古異故也宣
公未有考者朱子以其說之主臆以古人為臆其說

故也序其事以風者所謂国史吟咏情性也美反正者亦刺中之美也非賛揚嘉誉之謂也彼善乎是之謂也凡古序之立論闡義疏暢柔腴而特至者大非後人之訣厲巉刻論義相軋之疇也古序譬則禮楽君子也後人譬則刑名法術也故以後人談古序而逸鄙書燕説之誚幾希矣且是序也其文詳悉玄感人心信而誦之實古君子之聲氣也若以詆為棄婦實作之乃全然無美反正之義又無刺淫佚之理隨文而觧之乃可若以為詩人序其事以風焉孤神旁通流形無垠正與采薇出車四牡皇華合體比義序

於是予端確足以燭大旨矣夫采薇者文王之所以遣戍役也而為戍役者之言以慰其心詆者君子之所以刺淫佚也而為淫佚者之言以寫其態采薇首章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戒之以國家之難也二章曰我戍未定靡使帰聘厲之以公私之分也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教之以勤王之節也四章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風之以功伐之威也五章曰四牡翼々象弭魚服要之以寵命之任也卒章曰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慰之以行役之労也以是観之通篇雖戍役自稱其勤苦之詞其意所寓實文王策勵之者

而不翅其賢勞之閔已翁々然如海霧之罩初日雖
不辨曜華所在融然之光決然之明天下莫不仰焉
此文王之所以致將士之說又能訓成之也故善爲
采薇諸篇則是詩之義如破竹迎刃而裂矣微序我
何以觀之乎哉嘗試論之是詩之首序淫夫之情必
若可信之事次章序迷不信之情祇自戀傷之事其
次章序色衰身廢悔恨必及之事又其次章序淫夫
不賴女雖負且勤亦必不終之事又次之序怨懟雖
甚必歸自悼之事卒章序淫夫姦詐棄而始悟至是
必深嘆悟不啻之事以是觀之通篇雖棄婦自悔之

辭其意所寓實詩人感發時女者而不翅其一婦之
刺已乃所謂美反正者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女之耽
兮不可說也皆於舊日之惡深自悔艾其言之不啻
如自其口出故詩人特排列此句以勸改厲之美也
此君子所以作是詩以沮勸人也或曰夫逃嫁之女
奔放且猶戮之君子而有美焉予曰淫爲大罰女而
淫斯邪人也尚何美雖然淫風之行人皆其人也故
叔世鄙夫不可引繩墨正之久矣予近出國治而寓
于西鄙其寒細之有室家者鮮非踰墻而從之既從
之又不安其室以烏龜其夫土俗習以爲常父母亦

不必問其或稱靜女者亦自桑中洧外來而不說初耳然而父老所稱譽之亦以其今之好而不以昔之醜今以平章至治之世僻陋之民或然況衛數世淫放喪亡將及則民間之亂殆有不可道必矣當此其世而等此其人有女卑遜克自抑損則雖不善於始不猶愈身為虔婆以老淫佚焉者乎此詩人所以美于改也我聞之君子之治己也嚴而不自恕其於人也以人論人故易為人矣況衰世不教之民將焉責之正道為乎又美其人之可美者而已是詩之所以為詩本篇論之詳矣人皆知衛之有氓猶邶之有谷風而無論其體與事之所殊惟小序蚤已發之大義宜乎小序之傳自先漢以來未有之不尊也朱子視之如齊東野人之語故求之解若是其淺論之義若是其麁鳴呼夫夫過矣

○竹竿

辨說云未見不見答之意

翼曰巧笑之瑳可以見其不見答也若朱子解巧笑不成義夫三衛一也故是序與泉水序互相發明合而見之古人之意彰矣泉水稱父母終竹竿稱不見答互發也既為人婦而父母亦既終於是懷舊土者

其處逆境可推而知之我故曰泉水之女亦不見答者也歟父母存有歸寧之義子而思親可以礼寧何必忍之我故曰竹竿之女亦喪父母者歟序明哉密矣

○芄蘭

辨說云此詩不可考故闕

翼曰從古序義甚分了將焉用闕左氏曰惠公之即位也少可證曰大夫刺之晁明焉矣朱子奚不曰淫婦戲謔之詩乎廢序詩之可疑甚多立臆詩無不可解朱子既廢序又以立臆獨闕是詩如何如何

○河廣

○伯兮

辨說云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北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為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言當作曰

翼曰舊說之善否不必辨矣為王前驅摘詩成文朱子謂之不識文意甚乎其機序也欲斥言隻字必穿求洗索而斥之我察其辭蓋亦陷之淫也夫

○有狐

辨説云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礼多昏者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挙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礼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礼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婚之礼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覆育兆民之王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礼之意也

翼曰男子三十而無室女子二十而無夫鰥寡之民憔悴虐政不能保其室家之好此所謂失時喪妃也古仁聖大重人倫也建凶荒多婚之政以鎮風俗以禁淫慝以育人民也今衛用乱之故民卒流亡使男女怨曠失時無所告愬吁不亦甚乎故引古礼以責之也非専責衛不能挙此礼不然文粗而義迂於詩有何押闔又有何發揮正義之誤可知朱子與正義塗々附序不如是麁也或曰子貢傳國乱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隠之仁焉如何予曰夫子之語未知所出且惻隠之仁據孟子而造語已矣

木瓜

辨説云説見本篇

翼曰朱子云男女相贈答之詞襞積窩套不足辨矣朱子嘗云詩録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盡可法哉朱子初見如是雖猶從序説若有不慊於心然以孟子論齊桓也安成劉氏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因為春秋之罪人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造之恩也果如序説則桓公之德僅可比于草木之實而衛人之報者自擬以重宝尚為知恩也哉序説非詩意是大不觧詩以厶膺之口吠朱子之聲者也詩義蘊子由盡之矣罔生云孔子曰于木瓜見苞苴之礼行焉何輙可以淫詩目乎又左傳晉韓宣子聘于衛々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如其淫詩宣子必不謌于衛矣此論於序合矣於理正矣序稱衛之敗凡三定之方中曰衛為狄所滅載馳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木瓜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定之方中曰野處漕邑載馳曰露於漕邑木瓜曰出處于漕文變虎炳實古文之體也序之轄字銓句縝密不苟故特表之以抽其緒或者其以是繹思之乎

○王黍離

○君子于役

辨說云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翼曰詩之君子有稱賢士大夫者有室家之稱其夫者如是詩未知其孰賢要之皆通己序之君子直舉詩辭以行釋于也岡生云齊襄葵丘之戍瓜時而遣及瓜弗代而無知之禍因是大夫思其危難良有以哉此足以發序意

○君子陽々

辨說云說同上篇

翼曰朱子雖剔去是序而不能無繾綣慶源輔氏深回護朱子而不能從朱子於斯序之自明可知矣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兎爰

辨說云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々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翼曰朱子疑序者也疑者不可以為序焉爾

○葛藟

辨說云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翼曰朱子謂序說未有據者疑焉故也謂詩意不類者詠古人也無乃據毛鄭不明之說以濫黜小序乎集傳以是為興何其黯芴無味朱子以為興詩類乎且是詩非興也左傳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矣況國君乎所謂君子乃王族是也古人之言可不殫思乎

○采葛

辨說云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麥采葑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翼曰朱子之為詩淫奔猥褻津々衡口古之人未嘗有也詩傳亦以是為大夫憂讒之詩若以篇與大車相屬為證又與葛藟相連則仳離之人思其親暱云爾亦可夫序者堂之階也室之戶也朱子擊而毀之倒行逆施于竇于墻惟意所之不謂已誤而嫁諸古人妄矣

○大車

辨說云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翼曰朱子之說是則杕杜室家思士之詩非還役之勞四牡使臣自傷之詩非使臣之勞彼以其列於正雅故率古序而不敢很何其說之頗類一彼一此否如轆轤不免臆揣無瞀而已古詩自有古詩之體而古人實能知之近者門下有一新進問曰詩不徵于辞將何據陳古之說我不敢信予曰此詩之體也將謂采薇杕杜何生曰據于序說則梗于辞矣求辞之穩悪用序予曰如碩人清人何生意窟而未服居數日同舍有帰省其父者生作別詩乞覽起句曰酌我千鍾酒送君萬里行予直叱曰汝寒士千鍾送人不以泰乎且相去千里而近何謂萬矣因又誦之曰汝詩妄言無樓言樓無閑言閑瑤琴也銀燭也驪歌也行馬也皆虛構捏造欺罔莫大焉以朱一筆横抹之生忿然曰詩不若是拘束矣李白一斗詩百篇何必飲一斗而詩必百篇予曰噫不徵于辞將何據白髮三千丈真是太白之髮似個其長也生色然曰小子過矣請少進予曰近體之為體如此則風雅之為體不亦如彼乎若近體泯數百年而後辞人誦近體詩有貂裘鹿車則謂其人實披裘駕車有龍劍鶡冠則

謂其人賓帶劍加冠有塞下曲少年行則賓謂其人
軍士也遊冶也有遊仙曲春宮怨則賓謂其人仙子
也宮女也其謂之通論乎將謂之不通之論乎閒或
有傳者而示近體之為體亦忽然不可曰不徵于辞
將何據豈不亦不通之尤者乎且朱子以大車為畏
大夫而嫌王卿士無此明德故曰大夫猶有能以刑
政治其私邑者豈不亦臆中之臆乎詩在変風而頗
嫌同二南之正故曰去二南之化則遠矣豈不亦窮
中之窮乎且解異穴同穴奄歘并錯妄言戾古又何
以知亭所謂礼義陵遲者乎輔廣曰漢廣野有死麕

之女端莊貞潔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待
有所畏而後不敢哉此又鋪張朱子者論析牛毛言
入秒芴我未之前聞也子夏子騫喪畢而見于夫子
援琴而絃子夏樂而子騫哀夫子皆君子稱之聖人
之道於是乎見夫大車賦以礼制心之道以風時政
故其辞與二南異已嗚呼雖二南之時處子十五誰
無懷春之情上聖有礼俾人無訧是彝倫之所以叙
也果如輔氏之言使天下蚩々之女皆成古佛菩薩
之德者也果然天官之人何掌媒氏之禁遷葬嫁殤
聽陰訟于勝国之社亦尸位而已歟

○丘中有麻

辨説云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翼曰淫奔朱子口癖語意不莊朱子疑門一闢無見非竊鈎也古曰五心六意岐道多怪執己私臆驁然晢隊古人溫々君子一何憮也詩傳亦曰留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岡生補義引詩七曰大車礼義陵遲而人思政丘中有麻賢人放逐而人思賢猶有先王之遺風焉故叙詩以此終王風朱熹易凶人之負為姦私之事吁子嗟子國之子何其一婦人而夫之多也

○鄭緇衣

辨説云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翼曰無據而苟從不如闕疑之明也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今不疑其疑而信之是不信其信而疑之也顛沛逆曳莫甚焉昔我友嘗論之曰以朱子之見觀之此詩亦連將仲子其心欲為男女慕悦之詩甚矣唯以礼記孔叢明載仲尼之言不得已而從古序也此言極當呂氏春秋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

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以是觀之益知論者之言不欺也古序曰國人宜之明緇衣之作于鄭也今朱子乃云周人愛之故作是詩嗚呼周人之詩而列于鄭抑何由雖一字之微其義所繫純明驪晦君子不無褒貶焉

○將仲子

辨說云事見春秋傳然莆田鄭氏曰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從而巧為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翼曰朱子據鄭聲淫斥鄭風為淫奔之詩甚乎其惑臆揑之妄至此尚古矣哉古士大夫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邪淫之辞不發於口礼樂之道也今據朱傳以君子刺淫為淫者自作咸距違舊聞淫以為解㥽其人則喪心奪魄之頑也誦其事則鑽隙踰墻之實也稱其言則口譯汚穢歌其風則淫聲流辟天下之猥鄙醜悪集成藪澤昔寗毋之盟鄭太子華犯鄭伯之命以來管敬仲諫齊侯曰君以信與礼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礼義無

國不記記姦之位居盟替矣桓公以是辭之夫樂正
四術盛德之事也而以淫者之言問之其為德之賊
不亦甚於子華乎仲尼亦何所取而編諸周召雅頌
中使三千束脩士夙夜諷誦焉曰興於詩無乃以放
泆鼓舞人心也乎何教之為乃後世有獻議乞經筵
不以國風進者亦不為非忠臣之志也斯義之赫然
顯明者学者有何疑滞而惑於千載不刊之序乎雖
然毛鄭以後無明者隳古義則序之失閑何唯學者
是取或問桑中溱洧不亦污且辟乎曰否以古義観
之此忠臣所以諫上也其辭之淫褻潰乱者以著風

之衰民之廢也不如是無以明邦政不振而震驚民
主故也是以擬其人則君子抱世道之憂者也察其
事則大人格君之非心者也論其言則民俗之實録
也律其風則方土之正音也夫然故列于雅頌而無
慙德焉施之青衿始学者而無淫黷焉尚矣哉序乎
或問朱子云鄭若奔一篇二篇則人以為偶然故咸
奔以旌其俗如何曰异哉詩小子遊停朝夕風誦之
詞也勸百而諷一鄭志之為子虛上林不愈甚乎國
生曰鄭樵目此詩為淫女之詞朱熹仍之按左傳襄
二十六年子展相鄭伯如晋賦將仲子兮叔向稱其

矣

儉而壹如其淫詩也子展豈以鄭人揚鄭醜叔向亦何取而卜其後亡其不然明矣岡生可謂尚序矣而序之所以釋詩詩之所以刺上說者殊潰々或問鄭醜之不可揚也序所謂刺莊公者獨非國惡乎曰風刺之詩無害播於諸侯觀於春秋士大夫可知矣

○叔于田

辨說云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閒男女相說之詞耳

翼曰非刺莊公者朱子以其說為說也非悅其田而歸之者古序之言然或說拙滯不知乎詩又不知于物態男女相說之詞朱子真面目也夫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大叔于田

辨說云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翼曰莊周有言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朱子論國風之謂也歟何則古人所為刺詩朱子

乃斷之以辭異見相軋而無古籍明徵可質徒嘵聒以張簸獨志將何所底止乎說出于已者是之出于古者非之得非人欲之私哉如必斷之以辭碩人清人四牡皇華皆斷之於辭而可彼以其明徵存于古籍不能以辭取斷而他必斷于辭私臆橫絕飛言如雨我未之敢信也且朱子既以叔于田為民間男女相說之詞則大叔于田又何不曰士大夫姬妾相悅之詞乎言不質於古而抽諸肺腸決撒放言雞三足白狗黑黃馬驪牛三嗟亦何紛紛若擊鼓而求亾子耶毋使漆園之人獨笑於無何有之鄉焉講聖籍者不可不敬春秋胡傳曰以詩考之將仲子叔于田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凊人若罪在克也春秋書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篤信古如是可與言詩矣

○清人

辨說云據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翼曰是序比左氏文殊縝詳所謂公子素亦它書所

不載則古來傳說無疑焉朱子以序稱某公某時為
妄不釿則錫無復遺孽唯共姜與公子素之無非也
盖以其言明確不汗漫進之退之文如貫虹不可乙
也古文如期者多若乙之之文遂不成文古之文文而
胎文是以沈遠矣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
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豈繫書古之文皆然況小序
文最高潔而淳備人疾不求焉耳

○羔裘
辨說曰序以変風不應有美故以是為言古以刺
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
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
耳
翼曰變風多美詩序豈為是予陳古朱子所不取其
疑之也宜矣然其說至楚茨諸篇及魚藻采菽而窮
矣故鮮変雅以太平熙皞之風而編簡差錯夫子所
訂紛如荀卿之言曰小雅今而思往乃為楚茨諸疾
篇及魚藻采菽發之也荀卿周季大儒其言小雅正
與古序塤篪朱子雖宏辨又將焉與古人爾其說予
學者察之其唯敬遵古序則夫子之訂可信荀卿之
言可徵我是以信陳古之為古傳不敢猜焉左傳昭

公十六年子產為韓宣子賦鄭之羔裘則朱子所謂子皮子產者雖曰假設亦踈妄也是妄是踈以韓非古義君子蓋哂之矣呂覽以褰裳為子產作而左子子大叔為韓宣子賦褰裳則呂覽朱子同妄矣知雜說之妄而觀古序之卲焉

○遵大路

辨說云此亦淫乱之詩序說誤矣

翼曰康成之說迂甚序之否塞抑有由也然鄭則不明而廢古序其適論乎岡生曰朱熹以此詩為淫婦之詞引宋玉好色賦為證夫宋玉稱詩正竊用其語耳文人用詩語率如是何反以此詩為宋賦註脚乎

○女曰鷄鳴

辨說云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

翼曰朱子于雞鳴乃曰序得之乎此序乃曰序失之一篇兩舌矣哉且是詩也雖周南召南未至如是其美也况變風乎室家之好德行之嘉十五國風第一流也我敬古人是以信之不說德之言昌明莫尚焉匡衡所謂篤於行而廉於色者又何以加諸輔廣曰詩詞正是說德而不昵于色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強以為陳古義以刺今其思窄狹固滞甚矣

鄭風雖曰淫乱而天理民彛豈容珍滅哉唯其鄭風而有此詩此聖人所以録之也陋哉窕言乎雖微鄭風盍録諸乎以輔廣持論則淫女醜夫之詩猶且録之而可謂鄭而有之故聖人録焉乎輔廣無乃以聽見誣聖人乎朱子雖疑是序乃未敢為當時廣有之故曰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而輔廣乃高呶大呵敢以窄狹固滯稱之汰哉且必倡束其辞必無陳古刺今者其果不窄不狹不固不滯也歟古序則不然或辞約而意汎或外美而内刺或誦古而風今或譬臣而譏君或舒而厲或一而萬變化不窮如天飛之龍不可捉摸如横海之虹其果窄乎狹乎將固滯乎以春秋之義論之以壁假許田會于稷以平宋乱天王狩于河陽趙盾弑其君亦皆不可以辞通者也若夫序者意鄭不宜有是故為陳古義云爾者輔氏之陰訐妄鑿以收度古人之心已

○有女同車

辨説云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辞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

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
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
忽曰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
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
今考之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徂見孟姜二字
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
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
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
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
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

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乱
聖賢之本指而壞学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翼曰或問君必稱謚礼也昭公之名何居曰子学春
秋乎桓公十有一年秋七月葬鄭莊公鄭忽出奔衛
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以是觀之忽春秋之所不君
焉者也隱公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
殺州吁于濮州吁之不稱君例亦猶忽也是以古人
序邶曰怨州吁也而鄭風則曰刺忽也文法義例與
春秋比其嚴斯可以知古人立言之道也今未達古

人之志以卒采之辯敢詢厲古文是未窺九淵而嘲
驪龍于畫圖也故義不可不究舌不可不捫杜預曰
鄭忽之出奔也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
赴且忽守介節以失大援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計
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
自居鄭人亦不君之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
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罪也固有焉胡知國曰鄭忽之
出奔而名不能君也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
矣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
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

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
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
夫康侯之言顯頗參於詩其於春秋義例罪忽也深
矣凡二子之所以論春秋我未識其孰獲聖人之旨
也而其言忽之罪同矣乃先哲之傳序說於聖人褒
貶之道如合瑞節矣尊猶不足而敢猜焉朱子曰序
者但見孟姜生說此妄許己德音不忘豈淫者聲氣
乎凡以臆度人又從而詆焉不恭甚大壞学者心術
又曰忽未有可刺之罪後人乃欲文致其罪而不肯
赦此僻見已春秋之義元凱康侯之論亦可徵矣程

子亦論春秋云忽不能保其位故不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是非之正義理之公悪在埄鄭風盡附之淫褻口臭果聖経之本指乎夫事不徵古而決于心大言自得私壟斷於儒林者我不知且所謂心学者程子其頗優矣忽若無罪而也為有罪壞天下之心術者程子也朱子是則不亦戾乎岡生曰齊之欲妻者文姜也向使忽昏于齊縱能免於見逐亦何能追彭生之禍此妄説已序曰太子忽嘗有功于齊言敗北戎也北戎之役在桓公六年文姜既已胎子同數月矣岡生信序者也而猶踈漏如是序果深哉正義之論可観

○山有扶蘇

辨説云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戯謔之辞序之者不得其説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

翼曰朱子之詆古人不亦甚乎已則無稽排人以逞我不知其説已雖然説者或以鄭風刺忽之詩多故鄭唯忽為最不君此惑説已幽厲之雅僖公之頌可以大観焉岡生曰朱熹以為淫女戯其所私者浅陋甚矣予亦不勝其實醜實穢咄嗟古聖人濯之江漢暴之秋陽者而汚之牛屎泥中者此何人哉

○蘀兮
辨說云見上
翼曰左傳昭公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鄭六卿餞之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鄭志卽鄭風是也以朱說言之除羔裘之五詩皆淫者褻詞韓起欲知鄭詩而請賦焉而五大夫皆歌褻詞以為賓榮以播國醜豈不大以淫駭霸國正卿乎何楷云不知朱熹何意必欲改為淫女之詞夫女雖善淫不應呼叔兮又呼伯兮殆非人理言之汚人齒頰矣予亦不勝其汚甚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古之義豈如是醜醜乎

○狡童
辨說云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邪且昭公之為人柔懦踈闊不可謂狡卽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

指昭公之所爲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
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
鄭詩凡不得其説者則槩以歸之於忽文義一失
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
而破謗二則使詩人脱其淫謔之實罪而麗於訕
上悖理之虚悪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爲實
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礼於其君凡此
皆非小失而後之説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
愈甚学者不可以不察也
翼曰狡童斥祭仲序所謂權臣是也不然擅命一句

贊矣褰裳之狂童恣行亦仲也曰擅曰恣皆仲眞贊
左氏所謂祭仲專是也凡序之刺忽云爾者皆無不
憤仲古人之言遠勿以邇言視之其或得焉嚴粲云
仲已老矣不應爲童此膠論已史記有箕子之歌曰
麥秀漸々兮禾黍油々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
狡童者紂也紂已抱子不害稱童且非童而曰童是
故詩可以怨可以刺仲尼曰小辯破義爲詩發也朱
子不探古序之賾蒙于説者之妄敢鳴鼓以責無乃
爾是過與朱子曰使昭公無辜而破謗一害也夫忽
春秋所貶何故無辜又曰使詩人逭其實罪而麗虚

惡二害也夫實罪虛惡皆朱子臆造已造諸其臆又從攻之猶戟其手而拊其膺急則自戕何傷乎序矣又曰誣聖人以賤昭公守正與詩人無礼三害也夫忽之守正言不昏乎齊歟是於諸詩何與不昏果正與先儒之言亦可懷也詩人無礼朱子受毛鄭之謬以誣古人也嗚呼朱子負博達之才馳痛快之辨而無損挹卑讓之意于詩大義自以為天下古今唯我獨知乎何其惑矣凡惑者之言非蔽之詖則陷之謡也學者不可不知言子貢傳有麥秀無狡童蓋史記所載四句弁是詩乎

褰裳

辨說云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翼曰朱子之於鄭詩不為醜聲則不措矣古之所無而宋始有焉其可以為定說乎高叟謂小弁小人之詩孟子猶且論而廓之況醜男子穢女子而列于周樂吾敢信之乎雖不能廓敢不論焉子貢傳曰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咼生曰忠臣憂國之苦心反墮媟穢之昵情吁寃矣哉歐陽修非序曰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此不深考耳予曰永叔未味是

詩之腴也矣

○丰

辨說云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翼曰鈞是淫風也古義則正新說則褻觀夫褻與正而崇庳見矣罔生曰豈有奔其人而具礼服以待車馬者乎且堂上非一所私之地叔兮伯兮何所私之衆哉

○東門之墠

辨說云此序得之

翼曰朱子離辞明暢流媚大異毛鄭拗戾之說唯其惛古序大義遂乖雖善無徵無徵不信無亦是察乎可憾如是詩毛鄭殊黜朱子殊晳

○風雨

辨說云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翼曰詩之詞正與菁莪隰桑同何輕佻狎暱之有朱說鄙俚猥辱嘉言雖非經筵其可以講慘哉風雅之汚極矣予不能不為之一痛哭矣

○子衿

辨說云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

相似也
翼曰豈唯詩哉山川之勝雲月之色愁而見之則愀如樂而見之則躍如故朱子之以是為儇薄者亦其心之所感也其實詩之辭不如是黏滯語曰心多眼悔出門見怪非有怪也氣餒而已岡生曰朱熹雖以淫奔目之其作白鹿洞賦曰廣青衿之疑門則仍序說其識見不定如此此激辭已朱子去序晚年定見也不可以無特操罵之古今其識見之負固者朱子專之矣岡生之徒不得雁行而進

○揚之水

辨說云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翼曰說如朱子何詩不淫抑不識必淫而後憮何居宋儒悅其說者乃曰発明放鄭聲之旨而放而不放予也惑之宋儒又曰禁聲于樂法也五辭于詩戒也而有辭而聲從之退而不能遠予也惑之岡生曰朱熹改為淫詩而于兄弟二字難解且首句當作何解可謂善詰矣正義曰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同解古序如是可與入道矣

○出其東門

辨說云五争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

淫奔者之詞序誤
翼曰朱子所以立說殊矣通則通而比諸古序盡衰
世人情遠不及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言淫亂之源
也男女相棄言淫風之行也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乃
衰世之意也毋以毛鄭議古序輔廣曰夫子録之以
見人性之本善汙而阿性善孟子之説已

○野有蔓草

辨說云東萊呂氏曰居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
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翼曰居之澤不下流言民之所以窮也說者或引以
觧詩故東萊有是説未知必然首句思遇遇時言思遇
嘉時也嘉時乃新知樂也下所廣說思也遇也時也
皆依違而論之大義不乖殆乎肖夫子易翼矣朱子
嘗云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因又
以是為淫詩然是詩特叙其情而無媟黷之辞髣髴
標梅之遺音所以不為淫詩也荀子曰國風之好色
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
可内於宗廟此之謂也若以聲論詩決〻大風表海
之美乎齊詩有何交涉乎且鄭聲之淫亦猶聲淫及
商之淫故古曰煩手淫聲豈專色荒之謂乎昔孔子

遇程子也誦是詩以命子路使其贈束帛若其淫聲褻辞乎夫子而稱之弟子者宬矣若其獨以辞亦戒乎夫子亙存焉而不諷誦也何故放其聲而歌其辞乎天地無此理不寧唯是延州來季子聞歌鄭嗟嘆而贊其聲之美特以其細甚也非之未曾及所謂淫者可見國史之選夫子之傳非嘲啁煩淫之曲也夫尚論古書者而不瞽于古徒深獨守而嘘射覆臆拱鉤之術雖多又何為邪學者其陶心煆意茲率古人之義勿惑于莠于鄭于利口于鄉原庶矣

溱洧

辨説云鄭俗淫乱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翼曰硬哉朱子之云乎鄭風之淫雖自習俗上有綱紀則可以遏可以移可以之善焉何習之有今兵乱荐臻居澤不流漬然無復彝倫之文則淫放之行不亦甚焉乎若夫長國家而不恤世變之本委之風習而無己責聖人之憂殆乎灰矣夫膏梁之性難正久矣茲將藉口朱子以掩其不肖其何以堪之昔人之言渾厚而教存焉不獨虚喝其理鷙辨赫人而已脩辞之道泯而立誠之義苦矣密察之知勝而寛裕之

仁微矣生今之世而頌論古無亦是信以為本循而
議擬之乎而未及窺其旨乃包禍心以臨之不恭甚
矣恭者民之主也教之先也故孝道者恃恭以厲身
而蔑之若之何其可人亦誰信之人所不信聒以告
人謂之贅言贅言不如其已也孟子曰人倫明於上
小民親於下其在于今日尋干戈以爭者非公子乎
公子非兄弟乎兄弟非骨肉乎骨肉而白刃相屠上
之不倫小民其親也哉故曰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人
之有道也不念其親親之義急難相棄夫婦衰哉礼
不云乎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故曰男女相
棄淫風大行夫君防也庶人水也防決而水從之雖
汎濫其如之何乎鄭之乱君實使之故曰淫風大行
莫之能救焉嗚呼序之偷辞其周到精確不易窺爾
問者曰所謂兵革何必公子乎曰前篇不云乎公子
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茲省一句而意則通文之
貫也夫既其文未既其實猶曰不可文且不既去實
遠矣是以説者不求文之實而以相棄生於乱離已
雖通乎未也

古亭翼卷三 終